

哈佛经济学家  
推理系列

# 夺命曲线

A  
Deadly  
Indifference

Marshall Jevons  
「美」马歇尔·杰文斯  
葛窃君 译

SP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夺命曲线

Marshall Jevons  
「美」马歇尔·杰文斯 著

葛窃君 译

A  
Deadly  
Indifference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夺命曲线 / (美) 马歇尔·杰文斯著; 葛窃君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9

书名原文: A Deadly Indifference

ISBN 978-7-5699-2355-1

I. ①夺… II. ①马… ②葛…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6251 号

A DEADLY INDIFFERENCE

Copyright © 1995 by William Breit and Kenneth Elzing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Beijing Time-Chinese Press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字: 01-2017-6022

## 夺命曲线

DUOMING QUXIAN

著 者 | (美) 马歇尔·杰文斯

译 者 | 葛窃君

出 版 人 | 王训海

责任编辑 | 周 磊

装帧设计 | 程 慧 段文辉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凯德印刷(天津)有限公司 电话: 022-2964412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13.5 字 数 | 222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355-1

定 价 |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 001  
供瞻仰的遗骸

第三章 / 011  
剑河撑篙

第五章 / 027  
贝里奥庄

第七章 / 047  
剑桥辩风

第九章 / 061  
院长公馆

第十一章 / 077  
致命的无差异

第十三章 / 091  
重游剑河

第二章 / 005  
往剑桥的火车

第四章 / 019  
索特马许太太家的早餐

第六章 / 039  
蛋头先生定理

第八章 / 057  
痛失贝里奥庄

第十章 / 071  
边沁学会的晚宴

第十二章 / 083  
剑桥使徒

第十四章 / 105  
可怜的美国佬

第十五章 / 111  
贝里奥庄失而复得

第十七章 / 131  
拥图自扰

第十九章 / 151  
逆向选择

第二十一章 / 163  
舍监的记忆

第二十三章 / 175  
部分案情分析

第二十五章 / 187  
墓园惊魂

第十六章 / 121  
哈特藏书

第十八章 / 139  
格兰切斯特的马普尔小姐

第二十章 / 157  
由繁化简，由简入繁

第二十二章 / 169  
国王学院礼拜堂

第二十四章 / 183  
伫立数学桥

第二十六章 / 197  
斯皮尔曼教授的教授



# 供瞻仰的遗骸



## 第一章



一九六五年，伦敦

红木箱子里唯一的住客从玻璃后方面无表情地注视两名访客；急着赶去上课的学生，对箱子里的身影视若无睹，而箱子里的住客也同样对他们视而不见，不过他有很好的理由，因为他已经死了。

“他看起来真的很像本杰明·富兰克林。”亨利·斯皮尔曼一边从红棕色的木箱前住后退，想看清楚整个身体，一边这样对妻子评论。

这具占据了佩吉与亨利·斯皮尔曼两人全部注意力的尸体，是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的遗体，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极为相似。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边沁还在世时，便曾经提到过两人的相似之处。他在意大利度假期间，曾在一间雕刻家的店里，看到富兰克林的半身塑像，后来写给家人的信上便评论道：“买一座半身塑像可以纪念两个人，真是划算。”李嘉图便买下了那座半身塑像。

这尊可怖的遗像，使斯皮尔曼夫妇偏离预定的行程。本来他们要从波士顿直奔剑桥的目的地，但后来却决定在这个四月的早晨，花时间造访伦敦大学学院。毕竟边沁的遗体，可以说是经济学家眼中最接近基督教“主显节”的存在，边沁称之为“自体圣像”。

边沁在遗嘱中指定，将遗体交给他的朋友索思伍德·史密斯医生处理，使其永垂不朽。边沁的指示很明确：“遗骨摆设的方式，应一如生前，坐在我沉

思时常坐的椅子上，并且应该穿上我偶尔会穿的一套黑色衣服。”在这座活动式陵墓的门上，贴着边沁的遗嘱。斯皮尔曼夫妇在门上读到了这段话。

更多学生匆匆经过，他们完全无视这尊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这让亨利·斯皮尔曼不禁莞尔：麋鹿头的标本搞不好更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一抹扭曲的笑容掠过佩吉·斯皮尔曼唇间，她的声音带着些许嘲讽，缓缓说道：“我不认为他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他能指望什么？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个糟糕的主意。”突如其来的尖刻评论，让斯皮尔曼夫妇吓了一跳。佩吉和亨利都没有注意到，原来在他们身后还有另外一对男女，也在研究这尊自体圣像；刚才开口说话的年轻女性，身穿薰衣草色的开襟连身洋装，戴着颜色相称的帽子。

斯皮尔曼的脸亮了起来，把握机会发言：“对于像边沁这种功利主义者来说，这不是个糟糕的主意。”他带着微笑、继续侃侃而谈，“你们应该可以理解，对一个奉行‘为最多的人谋求最大的幸福’这条信念生活的人，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主意。不管怎么说，与其埋葬或火化，何不把遗体做更好的利用？边沁的想法是，要把所有伟人的遗体都做成标本，供世人永久瞻仰。这比墓园里的石碑，更能够激励后代子孙。”亨利·斯皮尔曼此时转身面对新来的同伴，露出灿烂的笑容。

“雕像难道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吗？至少如此一来，他的衣服不会看起来如此破烂。”这些话出自站在女士身旁的绅士口中，他对边沁褴褛衣着的非难，与他自身的打扮与行头恰好形成对照。他是那种身穿绣着家徽的深蓝色西装上衣，也不会显得矫揉造作的人。

经过上百年的箱中岁月，边沁的服饰确实显得残旧。他的裤管被蠹虫蛀蚀，草帽和手套让他看起来比较像个园丁，而不是学者。唯有背心和胸前的蕾丝花边，散发出英国文人的气息；曾经代表时髦的手杖，斜斜横过膝头。

斯皮尔曼的手往玻璃门后的身影一挥，回答道：“雕像就失去那种感觉了。边沁希望大家看到的，是真实的他；启发他的信徒的，应该是他的存在感。注意看，里面的箱子装了轮子，边沁学说的信徒聚会讨论他的想法时，可以很容



易地把这个自体圣像推到聚会的房间——正如边沁在遗嘱中所指示的那样。”

佩吉显得有点难为情，在脸上做出道歉的表情，向两位同伴说：“请见谅，我先生是个教授，每次只要发现可以教学的对象，就会开始讲起课来，这算是种职业病。”就佩吉看来，边沁的遗体绝对称不上能启发或鼓舞人心，只是提醒她，就算是伟大的人物，生命终究会走向死亡与腐败的结局。

“没什么好道歉的。”年纪稍长的绅士对佩吉和亨利说，“我们很乐于获得这些信息。我从一个生意伙伴那儿，听说了这个展览的事，但是我从来不曾真正了解这个展示的意义何在。现在我知道了，这应该要感谢——？”

“我是亨利·斯皮尔曼，这位是内人，佩吉。”

“很高兴认识你们。我的名字是格拉汉姆·卡尔顿。这位是我的朋友，阿迪丝·霍恩。我们正好在伦敦大学学院附近，所以顺道过来看看边沁。这个老小子确实有一套想法，不是吗？蜡像馆似乎就是按照他的想法建立的。”

“什么意思？”亨利询问。

“你看，像杜莎夫人蜡像馆那种地方有多成功，大家愿意花钱去看死人的仿制品。也许应该把这小子搬到那里去，至少可以获得一些注意。”

“要和亨利八世、伊莉莎白·泰勒竞争，我想边沁会很辛苦。”阿迪丝诙谐地表示。“他是伦敦大学学院最重要的创办人，但是他似乎无法获得任何学生的注意，这里甚至还不用买门票呢！”

格拉汉姆·卡尔顿瞥了手表一眼，然后转向他的同伴：“好啦，我想我们已经看到要看的東西了，阿迪丝。”他又转向斯皮尔曼夫妇：“谢谢你的讲课，教授。很高兴认识你们两位，请好好享受在英国的旅程。”说完之后，这对男女便往出口的方向离开。

伦敦大学学院的南回廊中，一度拥挤的走廊上，如今几乎空无一人，学院的下一堂课已经开始了。显然这些年轻的学生们上课的时候将不会受到来自边沁自体圣像的任何激励与启发。

# 往剑桥的火车

## 第二章

火车准时由利物浦站发车，加速驶过仓库、公寓、工厂。等到火车积攒了足够的动力以一定的速度前进，车轮发出的轰然巨响便成了几不可闻的低吟。火车的速度，迅速赶上了伦敦郊外开得飞快的车辆，与爱德蒙顿（Edmonton）附近A10公路上的汽车并驾齐驱，而都市风貌也立刻被东英格兰苍翠繁茂的农田所取代。

轰！一列对面来的火车飞驰而过，掠过斯皮尔曼夫妇所在的车厢窗外，疾驶的列车制造的噪声与风压，让耳朵的鼓膜为之振动。

“查票啰，请各位旅客出示车票。”一位年约五十岁、满头赭色头发的矮胖车长，沿着通道一路走了过来。

“到了剑桥的时候，可以请你叫我们一声吗？”亨利·斯皮尔曼问道。

“喔，你们会知道的，先生。不用我提醒，你们自然就会知道，因为这班车的终点站就是剑桥。要是你们没下车，到时车上就只剩下你们两位。”

亨利·斯皮尔曼靠回座位上，心情顿时放松不少。他和佩吉都知道，英国的火车在每一站停留的时间并不长。目的地是终点站，代表两人不需要留心观察车站的标志，或竖起耳朵聆听车长的广播。佩吉一边在手提包里翻找，一边对丈夫说：“亨利，你可不可以详细说一遍，我们到剑桥之后的行程？”

亨利·斯皮尔曼是个矮个子，有着闪闪发亮的灰色眼睛，头顶近乎光秃；他的妻子佩吉，是位生气勃勃、体态丰满的女性，举止看起来认真且诚挚。亨利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佩吉则生长于学术气息浓厚的家庭，

两人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时相识，亨利在那儿从本科一路念到了博士。进入哈佛大学任教之后，亨利的声望水涨船高，现在已成为学术界炙手可热的红人。亨利最为人所熟知的成就，就是把经济学理论运用在最普通的日常活动中，并发展出新的见解。

斯皮尔曼把注意力从窗口转回来，并慢悠悠地从胸前口袋掏出日程表：“嗯，我们应该会在今天十点左右抵达剑桥，先去旅馆登记，吃点东西，然后下午可以自由活动。我想，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到处走走，参观剑桥；过了今天，不知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自由参观。明天早上九点整，我要在马歇尔的故居，和莫里斯·范恩及邓肯·思林会合，我希望你也一起去。明天贾里德要带我们去吃午餐。”

斯皮尔曼停顿了一下，又继续往下说：“明天下午，我会和他的一些同事共进下午茶，所以明天下午你得自己一个人度过了。不过，范恩说想带你在附近兜兜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派驻在这儿，这次想要旧地重游一番。不管怎么说，我想你应该不想坐在那边听我讲课，那些话你以前大部分都听过了。我的演讲安排在傍晚，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在旅馆碰头，准备参加经济系一些同仁为我举行的鸡尾酒会，然后我们再一起吃顿有点晚的晚餐，也许可以在旅馆里吃。”

“周五的行程还不确定，要看和思林谈判的结果而定。周末没有任何预定行程，下周一可能必须处理法律问题等细节。我希望下周二离开的时候，可以带着新房子的契约一起走。”

此时，斯皮尔曼夫妇察觉到火车的速度慢了下来，便往窗外张望。列车沿着月台停靠之际，标示着“奥德利恩德”的牌子进入眼帘。斯皮尔曼查看了一下列车时刻表，目光沿着“伦敦—剑桥”那一栏往下移。“大概再过十五分钟就会到了。”

斯皮尔曼夫妇打量了一下四周，他们搭乘的是早上十点左右、非高峰期开往剑桥的班车。他们注意到车厢里目前空荡荡的，只剩下一个年轻人，坐在这节车厢的后方，睡得嘴巴微张，头往后仰，发出有规律的鼾声。火车再度往前

加速移动，发出的声音盖过了鼾声。这个熟睡的年轻人和同车的斯皮尔曼夫妇不同，对于窗外飞逝而过的乡村景致，以及一望无际、绵延到天边的平原风光浑然不觉。

佩吉再次埋首于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的著作，她已经快要看完这本书了；而她的老公坐在对面，全副心思都被剑桥那边等着他的任务给占据。为自己买房子是一回事，但是为其他人做出如此重大的采购决定，又是另外一回事。基金会第一次和斯皮尔曼联络的时候，他拒绝了这项任务，希望基金会能够找到对这类事务更有经验的人代替他去；但是后来基金会又再次找上门，原来是他推荐的人选——沃克教授，起初同意接受任务，后来却生病了。基金会对斯皮尔曼的第二次邀请成功了。

此外，也是因为，斯皮尔曼夫妇同时受到邀请，而佩吉对这趟旅程感到兴致勃勃，直问道：“为什么不接受呢？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去过剑桥，可以去看看国王礼拜堂、叹息桥，应该会很好玩。而你也可以见到你的老朋友，贾里德·麦当劳。我们还可以去看伦敦的边沁展览，你知道你一直说想要去的。反正，我们可趁此机会，好好地度个假。”

如果没有佩吉的随行，亨利对于是否能够谈成这笔交易，会更没有把握。佩吉对房地产独具慧眼，能够看出一栋房屋的真实样貌，也能够看出这栋房屋翻修后的样子，而且她很会看人；至少亨利不得不承认，佩吉的直觉要比他来得灵敏。

佩吉这方面的才能，在选购二手商品时格外管用。卖方对于要拍卖的物品，从里到外再熟悉不过，但是，准备购买的买主却并非如此。身为经济学家，亨利·斯皮尔曼相当清楚，这是市场经济的问题之一。买方所拥有的信息通常比卖方来得少，结果是质量较佳的商品，往往没有机会进入市场。因为保养良好的商品（例如状况良好的二手车或割草机），物主更有动机在朋友当中搜寻买主，而不是把物品放到市场上叫卖，让其他不知道内情的人把东西评定为和其他同类的低质量商品具有同样价值。佩吉的存在，可以抵消亨利与屋主相较之下所处的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

火车不断往前行驶，亨利仔细端详佩吉看书的模样，想着自己能够娶到她是多么幸运。在亨利眼中，佩吉看起来几乎和十五年前他们结婚时一模一样：同样的栗色头发、同样的白皙肤色，还有那双温柔的棕色眼睛，多少年前吸引了他——如今还是同样吸引他。只有眼角的细纹，还有坚定的下巴，透露出她的成熟。佩吉比他高——在他们约会的日子里，她父亲从来没忘记指出这一点，但就算这一点对她真有影响，她也从未表现出来。

他们的约会模式很不寻常。佩吉一直想知道，其他人和接受经济学训练的人约会时，是不是会遇到同样的情况。这种特异的情境，来自约会时由男性付费的社会传统，以及有关馈赠与金钱价值的经济学理论。

亨利·斯皮尔曼由经济学分析中得知，对接受馈赠的人而言，一百美元现金的赠送，或者是价值相当于一百美元的礼物（不论是随机选出的，或是由另一个人所挑选出来的），两者相比，通常是让接受者拿现金去消费自己选择的商品或服务，效果更佳。别人很少有足够的信息，能够在价值一百美元的商品组合中做出最佳选择，让接受者在经济上获得最大的满足，或者获得如斯皮尔曼所称的“效用”。

这则有关消费行为的经济学理论，基于消费者会通过调节采购内容，多买一点这个或少买一点那个，追求最大效用。同样的原则，可以适用于政府发放的物资或补助：只有接受者具备知识与动机，利用这笔钱为自己产生最大的满足感；对某个特定个体而言，发放的物资不见得能够满足他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赞成直接发放现金给贫民，而不是由政府的救济机构提供非现金的物资援助。

亨利·斯皮尔曼在追求佩吉的时候，也运用这则经济学理论。他会邀请佩吉出去，比方说，去看场电影，然后再吃点甜点；但在同时，亨利会给佩吉另一个选择，也就是把他预定花在佩吉身上的钱，折换成等值的现金。他相当坦率地提出这两种选项，让佩吉自由选择，其所依据的论点有两大要素。

第一，斯皮尔曼非常清楚，佩吉大可以拿了钱就走，选择另一组商品和服务，取代和亨利的约会，可能会让她获得更大的满足感。第二，亨利知道，如

果自己真的爱佩吉，会希望佩吉获得最大的快乐，即使那表示他会失去佩吉的陪伴。他认为，把两人的幸福放在第一优先顺位，让对方选择是不是要把约会费用换为等值的现金，是对对方显示真爱的表现。

在他们两人结婚前，亨利曾不止一次告诉佩吉，对经济学家而言，爱情是“相互依存的效用函数”（Inter Dependent Utility Functions），这正是爱情的本质：给予对方欢乐的同时，自己也感到幸福快乐。歌颂爱情的作品何其多，斯皮尔曼却从没见过，有哪个流行歌曲的创作者选中这个主题，加以讴歌；但他相信，或许是因为“相互依存的效用函数”这几个字难以写进押韵的歌词里，而不是因为这个概念毫无可取之处。

只有那么一次，佩吉接受了等值的现金，而那一次更多的是出于好奇：她想看看男友的经济学理论，是不是会付诸实际行动。结果是肯定的，亨利·斯皮尔曼给了她十二美元，这是他预估在哥伦比亚大学里吃顿晚餐，外加观赏戏剧演出的费用。其他每一次，佩吉都接受了亨利的邀约，婉拒现金的馈赠。亨利从不认为佩吉拒绝现金，是种不理智的表现，在他眼中，这表示佩吉的效用函数已经和他的效用函数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们两人已坠入爱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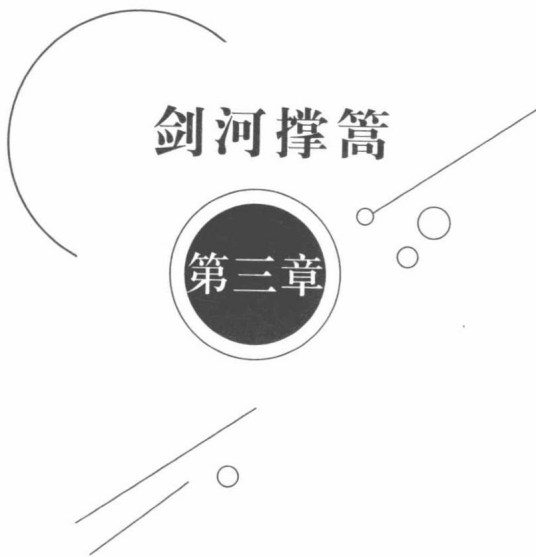
“剑——桥到了，剑——桥到了！”车长的广播恰好在火车头减速时响起。“所有乘客请下车！本次列车已抵达终点站。”

斯皮尔曼夫妇站起来拿行李。佩吉从头顶上的置物架，取下了两个小型帆布袋；亨利则是从座位之间，拉出一个大行李箱。拖着沉重行李的两人，开始往车厢的出口移动。

他们走上具有意大利建筑风格的车站站台，穿过骑楼，从建筑物的另一端走了出去，在那边有一排出租车正等着招呼客人。只要再经过一段短暂的车程，斯皮尔曼夫妇就可以抵达他们在剑桥的旅馆，安顿下来。

# 剑河撑篙

## 第三章





重回英国，让莫里斯·范恩心情愉快。一方面，是因为他喜欢有礼貌的人，而教养在美国是种越来越罕见的特质。另一方面，是那种可以预测的感觉，你可以信任英国的火车、邮政服务，还有啤酒，质量总是维持一贯的优越；芝加哥的公共运输系统惨不堪言，邮件总是不知何时才能送达，而且除了德国进口的霍夫伯啤酒以外，谁都别想喝到像样的啤酒。在英国，似乎不论去哪里，工作人员都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不会如此推卸责任。

“请问您要登记住宿吗？”蓝野猪旅馆的柜台后，立正站着一位热忱友善的红发年轻人，满脸雀斑、身上穿的制服使他看起来像菲利普·莫里斯香烟广告里的侍者钱宁。

戴眼镜的高个子绅士——范恩以从容不迫的态度，仔细填写表格上需要登记的信息。柜台服务员在检查表格之后接着说：“这是您第一次来访吗，范恩先生？”

“这是我第一次住在这家旅馆——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到剑桥来。不过我对伦敦倒确实有点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被派驻在东英格兰，但是那个时候很乱，我还没有机会来到这儿。”

“希望您能趁这次机会玩得开心，先生。需要我带您到房间去吗？”

“好的，谢谢你。喔，对了，剑桥来的斯皮尔曼夫妇——我是说，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他们到了吗？”

“他们还没到呢，先生。不过他们确定预约的是今天入住。”